

寻梦桃花源

□江辰宇

“世界上有两个桃花源，一个在你心中，一个在重庆酉阳。”这句话赋予了每个去探秘桃花源的人无尽遐想。我虽非名士，却有着一颗跨越千古回归自然的心，抱着对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之美景的向往，择一时日，收拾行囊欣然前往那梦中的桃花源。

“游人无闻桃花来，只是借道谢陶翁。”寻梦桃花源便似一场穿越千年的梦，这场梦是从太古洞开始的。从一处牌坊右侧通过，流水潺潺，向前行进几分钟便抵达太古洞。据悉，太古洞又称“桃源秘径”，是咸阳儒生躲避搜捕的最后藏身之地，约3公里长，迄今已有3亿多年历史。洞内土地平坦、阡陌纵横、良田美池、村落点布，有松峰耸翠、石室藏书、飞泉玉雪等“桃源八景”，自古“蛮不出洞、汉不入境”，令多少文人墨客神往不已。

不对比游览步道就无法感受太古洞的巨大，80多米的洞高让人感受到了行走地心的震撼。抬眼是险峻无比的峡谷，俯身是幽深的地下河，穿行在曲折的廊道上，一步一景，身旁石钟乳

挺拔，石笋丛生，石幔高挂，石柱巍峨，石帘低垂，石瀑飞流……洞体规模之巨大，可谓集洞穴岩溶景观之大成。经过灯饰点缀的溶洞，光芒四射，五彩缤纷，如梦似幻，仿佛置身另一个空间。岩石被流水打磨光滑，枝条从岩缝间悄然垂落，无不诉说着千百年来它看过的无数个寻梦的心。

从幽暗密闭的洞中走出，满眼的青绿霎时间让人豁然开朗，沁人心脾的空气让人不禁要张开双臂，贪婪呼吸。近处古朴的瓦房在油绿的植物间若隐若现，桃花源仿佛深山中一颗蒙尘的明珠，轻柔的雾气缓缓荡漾在湖面，远处的高山巍峨耸立，宛若轻纱的白云无意间从山穴里悠然飘出。人走在其中，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桃花源的小湖像一块偌大的碧玉，周围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靠坐在湖边的大树下乘凉，闭上眼睛，心中有种难以言喻的宁静与舒适。

转角处不经意瞥见那悠悠荡荡的乌篷船，不知它是否是晋时捕鱼人所舍下的那只？身处桃源，此刻想乘一只轻

舟漫溯于碧波之上，斟一壶浊酒以慰风尘，飘飘乎如遗世独立，枕水入梦。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木桥上的姑娘轻轻倚在栏杆上，心事仿佛都是潮湿的。俨然的屋舍中，双手长满老茧的男人心满意足地对视自己编好的鱼篓，倚在窗畔的妇女等待打鱼的丈夫满载而归，裹着头巾的男人悠然地抽着旱烟，仿佛走进了书中那“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场景，千年前的画面徐徐呈现于眼前。

步出大酉洞，别了桃花源，在大酉洞底部有一终年不枯的泉眼，崖壁上若干小溶洞中，亦有泉水飞泄，桃花溪汇泉而成，溪水穿大酉洞注入酉阳河。据说从地理、路线、景物、历史、距离、环境等六个方面证明，大酉洞与陶渊明《桃花源记》原型相似。

走着走着，不经意间便离开了如画般的桃源，行至酉州古城——这是一座只有一条街的古城，是一座展示土家族建筑、历史、民俗、文化的“博物馆”。走在古城南门斑驳的石板街，高大雄伟的城

楼映入眼帘，一砖一瓦尽皆岁月雕刻的痕迹。街道两边明清风格的古旧城楼，翘角飞檐，旌旗飞扬，至于古城之中，天色渐暗，红色的灯笼一个个亮了起来。深蓝色天空下，木构的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格外恢弘；在这里，看不见时代化繁琐的事物，有的只是繁华街市少有的小镇情韵。

从北门出来，这次的寻梦之旅也至尾声。可我不愿醒来，宁可沉醉于梦中，因为梦太美。回到宾馆，望着窗外的高楼林立，灯火通明，与白天所见的景色判若两个世界，远处隐隐约约的山的轮廓让我告诉自己，这里依旧是酉阳。

江山留胜迹，我辈初登临。一次寻梦之旅，亦是一次心灵的回归。桃花源也不仅仅于此，它更多的是一种希望，是一个寄托美好的载体。不知何时，会再相遇；或许，我们永远都在相遇！

抖一抖身上的衣服，似乎还有着乌篷船上竹筏的味道；风从窗外掠过，仿佛还带着桃源人家的炊烟……

花田(外一首)

□吴异成

又是谁，用秋风
把黄牛的尾巴梳成一条条辫子
吹向你
不需要修辞，不需要修饰
便把整个山坡染成金黄

父亲拾起挂在吊脚楼的一弯新月
叭哒叭哒地抽起一袋旱烟
走出村庄，走向你
斑白的鬓发
被晨雾覆盖，被秋风收集

一年又一年，在九月的天空
我都会打开手机切换成花一样的梯田
用颤抖的双手捧起一声鸟鸣
恭恭敬敬地俯下身子，躬身拾起一粒粒黄金稻谷

乌江过客

风景带着我踏上乌江一号
乌江水是那么地平静
薄雾，把古镇写成烟雨江南
悬崖峭壁，把乌江矗立在崇山峻岭之间
赋予精神与文明
南北慕名而来的人们
相机把所有的欢笑凝固成永恒
如绞滩站的标志
站在古镇与新街的交汇处
乌江纤道，乌江纤夫
在龚滩汹涌澎湃的水声中驻足
光膀子，黑黝黝的肌肤在太阳里歇息
川江号子，在远逝的轮廓中模糊
还有我那张
到达涪陵的旧船票
成为过客
江山依旧
物在
人却非

登南腰界云台寺(二首)

□苏远大

但见群山矮，
何须明月来。
山风拂我面，
露水打湿鞋。

欲借千尺布，
晚霞一并裁。
诸峰踩脚下，
怀古上台台！

『喜迎二十大』绘画作品展

第 1004 期



中国画《贡米的故乡——酉阳花田》。 刘 军绘



油画《会师南腰界，星火再燎原》。 石雄飞绘



水彩《持久战下的某天》。 许家谊绘

天龙山下小院子

□李小云



小院子其实不小。居住比较集中的小院子，整个面积相对于大院子而言算小，所以得名：小院子。这里所有房屋依山而建，串门回家，都需上坡下坎，必须小心谨慎。

当我们的脚步声扣开一户木门时，门缝里探出一张慈祥的老人的脸，那双明澈的眼首先认出了母亲。

“大嫂，怎么是你啊？哪股风把您给吹来了？”

“哈哈，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母亲回答。

与此同时，我已差不多走到木门前，“姑姑……”我边喊边想上前进屋，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她老人家看见我，边关门边招手：“那边进来，那边进来”。我立在那里，被她老人家弄得一头雾水。母亲会意的看着姑姑对我说：“你姑姑是讲究人，走，我们从前面进。”说着，我跟着母亲，走下石阶，

绕道吊脚楼去了。

土家的吊脚楼分两种，一种是双吊式，双吊式又称为“撮箕口”，即在正房的两边皆建有厢房。这栋吊脚楼属于另一种——单吊式，吊脚楼分为上下两层。连接正屋的一面建筑在实地上，其他三面都是悬空的，靠木头柱子支撑着，依山坡而建。上面一层用木板装得整整齐齐，曲廊和护栏都完整无缺，是用做卧室的。下面一层里没装板壁，堆放了许多柴垛、农具等。

我们穿过吊脚楼，姑姑姑父已经乐呵呵的迎在那里了。“快来快来，进屋坐，稀客呀！”姑姑满脸兴奋和惊讶，她可能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会突然到来。

这是我堂姑姑家，表兄妹都进城上班了，家里只有两位老人。拾级而上，走上院坝，跨进房门，坐上火锅，母

亲和姑姑就亲热地闲聊了起来。一个劲地相互嘘寒问暖，谁都没在意我刚才的尴尬。我知道肯定是什么特殊的讲究，到底是什么呢？纳闷加好奇就忍不住问了：“为什么刚才不让我们从后门进来呢？”“哈哈哈哈哈……”姑姑大笑起来：“告诉你吧，这是小院子的风俗，和皮都那边是不同的。”说着看向母亲：“大嫂应该听说过，娘家人，怎么能从后门就进来呢？”母亲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好像记不清楚了，但听说过是有这么回事的”。

“我们这里的风俗，只有不体面、有道德缺陷或者本身就偷偷摸摸的人才从后门悄悄咪咪地溜进溜出。比如寡妇，如果想再嫁，出门就只能从后门走，而不能从前门出。相反，若是贵客来访，一定是光明磊落，大大方方从前门进。你们是我尊贵客人，当然要

从前门进来啰。”姑姑一脸认真地补充道。

还真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啊！小院子离皮都不远，我之前一直没听说过这样的规矩。姑姑还告诉我们，这里过年过腊月二十九；端午节不包粽子等习俗都和周边不同，这个寨子的人都一直传承着，坚持着祖先留下的习惯和习俗。

姑姑说话时那种虔诚，那种不容亵渎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不由得想起，听人介绍过这个寨子的人，大多是手艺人。木匠、铁匠、瓦匠、道士先生、裁缝师傅……个个都勤奋好学，个个心灵手巧，个个精益求精，把自己的手艺做得出神入化。特别以姑父为代表的木匠是天龙山下家喻户晓的，今天，我就是奔着这个话题而来的。于是我询问了姑父关于做木匠的故事。

或许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吧。这个寨子一出门就坡坡坎坎，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的生活特性培育了这里人做事谨慎踏实的品质。姑父天生对木匠活感兴趣且极具天赋，十七岁时就为别人独立修建了一栋房子，走上了木匠生涯。姑父家兄弟姊妹众多，他就是靠给前山后村的人做木工，带大弟妹妹的。后来，自己成了家，也是靠着这门手艺，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直到现在，表兄妹们都各自成家，想带姑父进城享福，姑父说什么也不肯，要继续做木匠。他说他不想丢下这项曾经帮家人渡过难关，帮自己养家糊口的技术。手艺人不可荒废一日。小院子人常挂在嘴边的“三天不唱曲口生，三天不拿针手生”就是这个道理。姑父还自豪的告诉我：“知道不，天龙寨下那座精致的长亭就是我的杰作”。那座长亭，我见过，雕梁画柱，造型独特，木工精细，确实很精美。如果不是姑父亲自告诉我，我绝对不相信这样有特色的长亭出自一个农村木匠之手。

在走出姑父家，走出小院子时，我对这个寨子充满了深深的敬意。